



故乡马家窑村的红色故事

□邹光存

我的故乡临猗县北景乡马家窑村，地处孤山南麓，紧临万荣县。这里由于靠山沟多，偏僻闭塞，民风淳朴，曾是临猗县党组织早期领导人活动最多的地方。

火种初燃

1938年，在日军步步紧逼的山西，基层党组织如同星星之火，在敌后艰难扎根。彼时，猗氏县（今临猗县）党组织的首任负责人芦殿文，选择了地处偏僻、位于孤峰山脚下的马家窑村作为秘密活动中心。这里沟壑纵横的地形，为早期革命活动提供了天然的掩护。

芦殿文的任务艰巨而危险：在日伪与阎锡山势力交错控制的复杂环境中，秘密发展党员，动员群众抗日。他的工作方式隐蔽而深入，常常以走亲访友，帮工干活为名，向贫苦农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，在进步教师和青年中培养骨干。可以想象，在当时白色恐怖的阴霾下，每一次会议、每一次谈话，芦殿文都冒着生命危险。

长期的营养不良，高强度的精神压力与艰苦的生活环境，严重损害了芦殿文的健康。1938年秋，他在马家窑村病逝，葬在本村瘟神庙向南30米路边的土崖下。芦殿文在马家窑村播下的火种并未熄灭，很快，更强大的组织力量将在此集结。

中枢暗藏

1938年冬，抗战形势更加严峻。为了加强对汾河以南各县抗日斗争的统一领导，中共乡吉特委决定将猗氏中心县委升格为汾南中心县委（亦称汾南工委），并将机关秘密设在了马家窑村。这一调整，使这个偏僻山村一跃成为领导万泉、荣河、猗氏、临晋等七县抗日工作的地下指挥部。

工委书记由贾全明担任。他是一

位年轻却经验丰富的革命者，早在西安事变前后就积极投身学生抗日救亡运动。与他一同驻扎在马家窑村的，还有组织部长田原等负责人。

他们的工作与生活完全转入地下。贾全明常以“游商”身份肩挑货担作掩护，走村串乡，传递情报，部署工作。在马家窑村，他们可能以杂货铺、诊所等为联络点，白天与村民无异，夜晚则开会、印制传单，分析形势。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秘密发行《新华日报》，让敌后人民坚定抗战信心。这段时期，汾南党组织在群众中扎下了更深的根，为后续的武装斗争奠定了组织基础。

烽火起汾南

1938年底至1939年初，党中央号召在敌后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。就在此时，八路军115师独立支队一大队的北沙（原名徐光焰），奉命化装潜入孤山地区。他的使命非常明确：与地方党组织会合，在汾南地区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正规抗日武装。

在孤山东麓的圪塔寺一带，北沙与汾南工委书记贾全明成功接头。二人决议，整合地方党组织掌握的力量，迅速拉起一支八路军队伍。1939年春节后，条件成熟。荣河县委书记王学义率领一个班的战士和枪支，由班长王勇带队，奉命集结至马家窑村。就在这个山村，他们第一次公开打出了八路军的旗帜。这支以马家窑为起点的部队，在群众支持下迅速壮大，很快发展到400余人。

然而，抗战局势波诡云谲。1939年底，阎锡山悍然发动“十二月事变”（又称晋西事变），调转枪口进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。在这危急存亡关头，这支在马家窑成长起来的部队，被编入八路军212旅序列，成为南路讨逆军的特务营。他们肩负起掩护主力，断后阻击的艰巨任务，在激烈的战斗中随212旅成功突破重围，撤离汾南，

转移至晋西抗日根据地，保存了珍贵的革命力量。

英魂永铸

战争的残酷远超想象。在领导汾南军民进行艰苦斗争后，工委书记贾全明同志遭遇了不幸。1942年，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，阎锡山部与日伪勾结，白色恐怖笼罩汾南。7月26日，贾全明在部署工作时，于万荣县李家坡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。敌人对他施以酷刑，妄图获取党组织名单。贾全明坚贞不屈，当晚即被活埋，牺牲时年仅24岁。

贾全明烈士的精神并未湮灭。他的事迹被载入地方史册，教育后人。2024年，万荣县老区建设促进会的工作人员，还专程慰问了贾全明年近九旬的女儿贾秋桂老人，并带去记载烈士事迹的红色读本，表达对英烈们的深切缅怀和红色精神的代代传承。

孤峰星火
1937年初冬，马家窑村，悄然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。他面容清秀，气质文雅，沉稳干练。他便是新任猗氏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张天珩。这位出身临汾望族，年仅21岁的青年共产党员，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“娃娃县长”。

他作风朴实、善于言谈，很快和当地民众打成一片，经常在与群众聊天时用通俗的语言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。在他的动员下，马家窑及周边村庄的群众被迅速组织起来。1938年2月，全县第一支抗日游击队在此创建，人民武装力量随后发展到上千人。

1938年7月，日寇大举进犯，抗日军民血战失利。危急时刻，张天珩率部转入群众基础深厚的孤山地区，在马家窑仅一沟之隔的焦家营村建立了临时抗日政府，继续坚持斗争。马家窑、焦家营沿山一带作为重要的前沿据点，军民同心，成为了抗击日寇的坚强堡垒。

年画里的记忆

□梁冬

日前，回到家乡，在老院落的一间旧居里翻看物件，一幅蒙着灰尘的年画映入眼帘，悄然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。

说来也怪，渐近春节，当人们为春节忙碌时，春节的民俗、民风，便一幕幕浮现在眼前。那时，每到腊月，村里的大喇叭就会忽然响起来：“社员同志们，供销社来年画了……”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年画成了人们心中的欢喜。喇叭声传遍全村，男女老少便闻风而动，纷纷赶往供销社。大家翻看着各式年画，一股清香味混着浓浓的年味儿，扑面而来。这些年画兼具自然之美、人文之韵，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生活智慧与文化基因，构筑了中国人世代世代安顿身心的精神家园。

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。站在一年的新起点上，年画买回来后，家里会把院落、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再贴上崭新的年画。

那年，我和母亲买回一幅天津杨柳青年画，画中是憨态可掬的胖娃娃坐于莲花之上，怀抱着大红鲤鱼。那时我还没上学，不认识画上的字，母亲便告诉我：“你看这画上，有莲也

有鱼，取谐音就是连年有余。”家中还贴过替父从军、身披盔甲、神情威武的花木兰年画，更有白娘子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上，立于船头手持鸳鸯剑，指挥虾兵蟹将水漫金山寺的模样。她既英武又貌美，我年纪虽小，心里却偷偷想，长大后若能娶上这样漂亮的媳妇就好了。

第二年，家里又添了一幅印在又脆又薄白纸上的《大闹天宫》木版年画，这可把还没看过《大闹天宫》连环画的我乐坏了。我常常坐在炕上，对着年画从头看到尾，再兴致勃勃地跑出去，在小伙伴面前卖弄，绘声绘色地给他们讲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。

那时，除了屋里贴的各式年画，还有用民间传统工艺印制的“灶王爷”“土地爷”“天地爷”木版刻印的神像年画。父亲会将这些神像年画贴在对应的位置：天地爷贴在正房正门旁的墙上，灶王爷贴在厨房，土地爷贴在一进大门的照壁上。到了给诸位神明上供、上香的日子，父亲总会叫上我一同祭拜。尤其是腊月廿三送灶王上天时，他还会嘴里念念有词：“多说好话保平安，多说好话保平安……”

如今的年画，品类丰富多彩，一年



一个新花样、一种新风格，不拘一格，挂历、台历皆成新形式。只是人们对年画，似乎不如过去那般热切追求了。十二生肖的年画不断推陈出新，还做出了立体的效果。往日花里胡哨的年画不见了，更多的是手机里翻腾的各式图画，藏着百样人生的画面，满是“恭喜发财”“事事如意”“一帆风顺”“好事成双”的圆满和谐之喜。这是时代的变迁，是生活的多样性带来的喜人景象，也是时代进步、与世界接轨的大势所趋。

年画，是人们将新年的美好期许熔铸在一花一鸟、一果一兽的意象之中，也让儒家比德的哲思、文人隽逸的情致与民间祥和的心愿，交织融入方寸丹青之间。如今，我们依旧能从这画境与生活的交融里，体味岁岁年年的圆满与欢欣。

注事

□曾五元

在20世纪80年代，30元是足以沉甸甸的分量。一块钟山腕表，在我的生命里，是跨越40余年依然温热的念想。每当打开那个褪色的宝贝盒子，指尖触到表盘上略显斑驳的金属光泽，一股暖流便会顺着脉络蔓延全身，眼眶总会不自觉地泛起泪光——那是岁月酿就的感动，是亲情沉淀的温柔。

1983年我考上中专，是全家最欢喜的事情。那时，知识改变命运的期许，像一粒种子在每个人心头生根发芽。1984年春节的脚步近了，寒风里都裹着团圆的暖意，而最让我翘首以盼的是大哥、二哥的归来。他俩都在部队服役，一年到头难得与家人团聚，每次回来，总会带来远方的新鲜事儿，更会带来让我惊喜的礼物。

农历腊月二十八，大哥踏着风雪进门，军装还带着塞外的寒气，脸上却带着掩不住的笑意。大哥搓着冻红的手，从背包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墨绿色的盒子，递到我面前说：“五弟，考上中专是大喜事，大哥给你带了一块腕表，以后上学记时方便。”我激动地颤抖着双手打开盒子，一块崭新的银灰色钟山腕表静静地躺在其中，表盘上的指针泛着淡淡的银光，表带是朴素的黑色皮革做成的，简约却透着庄重。大哥拿起腕表，轻轻为我戴上，冰凉的金属触到手腕，瞬间被大哥掌心的温度焐热，仰首看到他眼角的纹路里满是关爱。我低头望着腕间的表，指针滴答作响，像是在诉说着一份沉甸甸的疼爱，那一刻，仿佛整个世界的美好都凝聚在这方寸之间。后来父母悄悄告诉我：你大哥用攒下的30元，凭票购买了这块钟山腕表送给你。

在往后的求学时光里，这块钟山腕表始终陪伴着我。清晨，它的滴答声是唤醒我的闹钟，催着我迎着朝阳走进教室；夜晚，它陪着我灯光下温习功课，指针划过表盘的轨迹，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瞬间。同学们羡慕的目光，老师们赞许的眼神，都让我愈发珍视大哥送给我的这份礼物。我格外爱惜它，每天睡觉前都会用软布擦拭表盘、表带，定期给它上弦，不让它沾染一丝尘埃。它不仅是我计时的工具，更是大哥的牵挂与期盼，是我前行路上的动力。

岁月流转，时光荏苒。如今我已退休，不再是当年的青涩学子，大哥也已两鬓染霜，而那块钟山腕表，依然安静地躺在我的宝贝盒子里。它的表带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，表盘上的数字也有些模糊，甚至走时也不再精准，但我从未想过丢弃它。每当我抚摸着它，就仿佛能触摸到1984年那个温暖的春节，感受到大哥掌心的温度，想起大哥穿着军装的挺拔身影，想起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欢声笑语。

40余年春秋更迭，许多往事都在记忆中渐渐淡去，唯有这块钟山腕表承载的情感，愈发清晰而厚重。它是大哥对我的疼爱，是家人对我的期许，是那个年代最纯粹的温暖与感动。它不仅珍藏在我的宝贝盒子里，更深深镌刻在我的心底，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。每当在工作或生活中感到疲惫与迷茫，只要想起这块钟山腕表，想起那段旧时光，心中便会涌起一股暖流，让我重拾勇气与力量。

腕间的时光悄然流逝，心上的暖阳永远明亮。那块钟山腕表，早已超越了物品本身的意义，成为一段岁月的见证，一份亲情的象征。它时刻提醒着我，无论时光走多远，那些藏在岁月深处的温暖与感动，永远是生命中最动人的风景。